



三月， 面对一棵树

□王东峰

三月，面对一棵树，我被深深地震撼！

这是一棵我叫不上名字的树，刚刚发芽，那些嫩黄的细芽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如襁褓中的婴儿，看了叫人陡生欣喜和怜惜。树干是灰色的，枝丫丫也同样干枯，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嫩黄小芽，却生机勃勃地从灰色的世界里钻出来。

我站在树下，满怀敬畏地仰望枝条上那星星点点的嫩芽。我似乎听到那些嫩芽欢笑嬉闹的声音，在风和日丽的三月铺天盖地而来。这生机勃勃的嫩芽，是怎样从那些枯枝里钻出来的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是大自然的玄机和奥妙，简单而深刻，平常却伟大。

街上的人流车流，犹如一幅主题单一内容却时刻在变化的尘世风景画，喧闹、嘈杂。而三月里路边的这棵树，却安静地站立，沉寂无声，如一位看破红尘的高僧。二者是如此矛盾又和谐地组合在一起，鲜活、生动，使我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。

经过漫长的寒冬，这棵树的身上布满了伤痕，枝条也残损了不少。那是时光的劫难留给它的永远的印记吧。它悲伤过吗？消沉过吗？迷茫过吗？绝望过吗？或许都会有一些吧。可它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，也从来没有放弃，最终，它挺过来了，复活在这个三月。

和风徐徐，春阳暖暖，恍惚中，我听到一个个细芽争先恐后奋力生长的声音，那是人世间最美好、最动听、最感人的声音，犹如天籁，催人振奋，让人空灵透彻，阐释着坚强、生命、希望、光明和未来！

身边，一辆辆汽车在柏油路上绝尘而去，三三两两的路人左顾右盼神色紧张地穿过十字路口。面对这棵树，这棵在三月里绽放新芽的树，好似佛陀拈花微笑的树，毫无来由地，我突然潸然泪下！



女人节。一桌子姹紫嫣红开遍：女作家、女画家、女书法家、女戏剧家……玉镯披肩高跟鞋，白瓷碗碟水晶杯，衣香鬓影，大珠小珠的笑声，撒落一地。

“玉兰花开开了没有？”不知怎的，我突然发问。

好像没有吧，今年气温比往年低，雨水又少。

哦……

我怎么突然想起了玉兰呢，在这样风流高雅的场合？是因为玉兰的洁白，堪比这些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的女子么？

记得去年元宵节，新区望春门街两旁的玉兰早已开满枝，大朵大朵的像一群鸽子卧着。我喜欢玉兰，紫的、白的都好看。玉兰花开得很早，差不多跟迎春花一道开放，当人们仍望着冬日里灰蒙蒙的天空发呆时，会突然发现，竟有这么一树一树的紫、一树一树的白，走近一看，哇，是玉兰！

冬日里，玉兰枝干光秃秃的，很不起眼，跟杨树没啥两样，但谁也想不到，有一天，这些光溜溜的枝干，突然间便捧出一盏盏的花！而且，它开得很昂扬，朵朵向上，特别是白玉兰，未开时，花苞尖尖的，朝天，扬眉吐气，像一粒粒毛茸茸的白银毫，要写尽春光，写满碧海云天，所以，白玉兰又叫木笔花。

大朵的玉兰，像莲花，只是比莲花开得很早，站得高，出尽风头。玉兰是花中的儒士，讲究入世和出人头地，可能正因如此，也为一些雅士所不屑，有人写道：玉兰开满树，像挂在枝上的一块块脏手帕，还死乞白赖地，不肯下来……

且不论玉兰美不美，品格高不高，今年，已进入三月了，它还没有动静，因为失约，又叫人怀想。

再说蜡梅，世人骂蜡梅的，我还没有听说过。

蜡梅生得苦寒，冰天雪地，一树树黄铃铛，低眉顺眼地挂着，虽是铃铛，却不敢摇，怕轻轻一晃，就“咔嚓”一声惊动了春雷。虽说是梅，却并不属于梅花家族，只是沾了梅家的光，似梅家的陪房、小丫头。

蜡梅长得也不好，不艳，无法像红梅傲雪，一点红衬着一枝白，对比强烈；也无法像白梅，尚能讨诗人一句叫好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；再不济，成了青梅，站在墨池边，也有了气节，“要留清气满乾坤”……蜡梅全不在行，红的，白的，青的，它都不如。

不是正牌的梅，无法不低调，有香，也不敢大鸣大放，只低低地绕树三匝。偏偏有人喜欢它的暗香，就像迷恋青涩的初恋，偷偷摸摸地爱一个人，那人却并不知道。

黄色的花，香，若是花朵小小的，会更香。桂花就很香，但香得粘嘴粘牙，轰轰轰不走。蜡梅的香，最为珍贵，真正称得上“香远益清”这四个字。

前几日，洛阳下了一场雪，夜里，与家人一道，在西苑公园踏雪赏梅。梅花没开几株，遍地开着的是蜡梅。犹记最美好的一幕：园里除了我们三个人，阒无一人，一地银白，照得暗夜如同黄昏，丝丝缕缕的香气在雪地上游走。倘是白天，是闻不到这么浓的香气的，现在，世界静下来，心也静下来，只有白雪，只有蜡梅——好白好白的雪，好清好清的香……

于是想，蜡梅，应是这样的人吧，吃黄莲也不叫苦，不招摇，不要名分，低调，香远，世上若有这等好人品，谁要再骂它，恐怕多数人都不会了！

叩完最后一个头

□樊腾刚

在豫西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男子结婚之前，年龄再大，一般人都会说“看，这娃子”；结婚之后，大都会说“看，你这人”，虽指的是同一个人，却因身份的不同而造就了人生不同的层次——叩完最后一个头，他便成了大人，他就有了家室，他就有了责任，他就有了眷顾，他就有了牵挂……

正屋的墙上贴着一块红纸，上面写着“本音(姓氏)历代祖宗之神位”，横批“孝思堂”，两边再写上小字“祖德宗功千秋，子孙孙贤万代”。摆上八仙桌，上面铺着象征吉利的红绸布或红纸，这是要举办婚礼的新郎家，在婚礼头一天晚上必须举行的仪式。新郎年龄多大，便要叩几个头。到了第二天正婚的日子，新郎不再叩头，搀扶新娘直接进入洞房。

婚礼头天下午，新郎家请来乐队、戏班，全村老老少少聚集在这里。在日头将落时分，人们主要是看戏、听歌、凑热闹。晚饭之后，便有一对年轻男女出场，男的打着灯笼，女的端着圆盘，上面放一碗供，从库房走到正屋的这段时间，是他们放开、抖威、展示、彰显技能的时光，他们扭着、蹦着、跳着、舞着。第一回，新郎必须走在两个人的最前面，从库房开始，双手捧一炷香，慢慢地走到八仙桌前，举起双手向祖先作揖，将第一炷香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炉里。香炉是用升子做成的，里面装满五谷杂粮，上面用红纸罩上。升子的左右放着两根红蜡烛，但不点燃。升子前面再放上三个酒杯，这是习俗。

这时，新郎后退一步，作一个揖，跪在地上叩一个头。地上铺一张席，席子上面放一个枕头或沙发靠垫，以防新郎叩头次数多膝盖疼，这是新郎父母的精心安排。新郎站起再作一个揖，端供的女子就把第一碗供交给总管，也叫主持，再由总管把它放在桌子的最里面，也就是“本音(姓氏)历代祖宗之神位”的最下面，这是一碗面条。过去当婆子的要亲手擀面，擀得越薄越好，切得越细越好。这时，总管要挑起所擀的面条，让大家看看女主人手艺的高超。如今，手擀面一般都用方便面代替。碗上再放一双红筷子，横着摆放三碗，分别平放三双筷子，面条全部是搭在筷子上的。第四双筷子竖起来，小头朝下，插在一块方方正正的红绕肉上，斜斜地靠在三个碗的正中间，之后的每碗供上就不再一一放筷子了。

叩完第一个头，新郎就跟在年轻男女的后面，双手依然捧着一炷香。男女舞者的套路大致相同，不过花样翻新，上的供是双数，这就迎合了“好事成双”这一俗语。

供有点心、糖果、蒸馍、蕉叶、饼干、红柿等等，五颜六色，形状各异，错落有致，分四行摆开。最低的一碗里是黄豆、绿豆及其他杂豆，以碗为中心呈扇形摆放，中间隔开，是为了色彩不乱。正中心放上赤色的饼干，饼干上面再放几片绿色的菠菜。摆得最高的一碗供是红烧肉，切成条，直愣愣地竖在碗里，显露出一溜赤红，一溜煞白。红烧肉的周围放上金色的橘子瓣，顶端一块饼干，饼干上面，摆放两个交叉十字形状的绿色豌豆角(也可用其他绿色植物或食物代替)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站在近处看，它像伫立在你面前的悬崖峭壁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一道道赤白的印痕，像历史的炫耀，感觉除了云彩、天空、风和鸟儿，人类谁都不能去征服它。你就会想象，人类不能征服的地方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怕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吧。

当然，还有站在碗里的高耸的麻花、豆腐干以及鼓鼓的油食、青青的蔬菜、白白的三角形面棍、黑油油的木耳等，琳琅满目。你把它说成是人间仙境也不为过。

场景再别致，气氛再动人，新郎也没有心思、时间去欣赏了，因为他是主角，他在忙碌，他在履行由孩子向成人的跨越。叩完最后一个头，他等于向世人宣布自己成了大人……成了大人之后，人们一般都会叫他“这个人或那个人”，他就成了家庭里的顶梁柱，凡事自己作主。此时，父母就会“退居二线”，静静地等待人生的黄昏。他们的衰老，催促他长大；他的长大，促使他们衰老。即便谁都不想有这么一天，但家的珍贵、爱的延伸比什么都重要。